

運動文學的開路先鋒—劉大任的運動價值觀與實踐

陳羿戎¹ 王宗進¹ 陳世恩²

¹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應用運動科學研究所 ²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劉大任（1939—）是文壇健將，亦是台灣運動文學的開路先鋒。本研究採以質性分析，據其文學著作及其他相關文獻為證，探討劉大任的運動價值觀，而予以中立之評價。分析劉大任的運動價值觀有四點，分別為：運動員的根本定義在面對挑戰，運動員價值在於自我實現，運動要超越民族主義，以及運動是人生的寫照。而運動價值觀的實踐，則表現在個人運動精神的實踐、中國人的運動文化之批判，及運動文學創作（尤其是《強悍而美麗》一書）中，得以一窺究竟。總結以上，劉大任的運動價值觀及其實踐上，堪為「運動家」典範，其觀點雖未能全面，但對於傳統文學之突破，帶給運動文學創作者之影響甚鉅，而運動的價值觀點和實踐，則對於體育運動之人文貢獻良多，至此，吾人均予以高度之正面評價。

關鍵詞：運動家精神，《強悍而美麗》，《果嶺上下》

壹、緒論

所謂「運動文學(sport literature)」，泛指以體育活動為書寫對象的文學創作，包括觀看他人的體育競賽，和自己身體力行的運動（焦桐，1998）。如是，劉大任先生寫過一些非常自在的，由個人切入對運動的一些哲學觀念（羅位育，1997）。焦桐（1998）針對台灣的運動散文創作，認為迄今執行規模最大，並有一定成就的作家是劉大任。羅智成（1996）也同意，華文作家中以劉大任寫運動最傑出、最賣力。李詩蘋（2004）更指出劉大任被文化界公認是運動文學寫作的第一把交椅。該運動散文集《強悍而美麗》、《果嶺上下》等書，貴為台灣運動文學的聖經，造就台灣運動文學的風潮（羅皓文，2005）。凡此種種，悉知劉大任在運動文學領域中的重要地位，故予以進一步之探究。

如眾所知，個體的價值觀，源自生平背景及其經歷之思想累積及粹化。本文擬先從劉大任的生平背景著眼，探討其思想根源，從而研讀劉大任的運動文學著作。文中，劉大任並未對「體育(physical education)」與「運動(sport)」一詞給予明確定義，延此，本文僅是就其所交集之處，並就其他相關文獻加以探索，俾以解析劉大任的運動價值觀。

貳、劉大任的生平背景

劉大任，1939年生，江西永新人。1948年國共內戰時期，隨父母遷抵臺灣，在臺

灣成長，從小熱愛各項運動，後成為文壇健將，其著作〈江嘉良臨陣〉，¹堪稱臺灣運動文學之濫觴，而撰寫運動文集《強悍而美麗》，自稱是劉大任最快樂的一本書，²亦是華人世界第一本散文體裁的運動文學專書。

劉大任在文學道路的摸索甚早，9歲即在父親的盼望下閱讀大量的中國典籍（自嘲是看禁書長大的）。原先考取台大法律系，後為追求生命意義轉入哲學系就讀畢業，期間閱讀各類文學，從而開始萌生文學之情愫（劉大任，1993）。1968年，劉大任取得美國政治學碩士學位，1971年由於參加「保釣運動」，放棄博士學位，並被列為政治的黑名單而無法返台，文學作品亦被禁止刊登，隔年入聯合國秘書處工作，當一個朝九晚五的公務員。劉大任自今仍持續各種文類發表與創作，現旅居美國。

王開平（1997）專訪劉大任後寫道：「國民黨的民族教育、源自五四運動的羅曼蒂克傾向，加上六〇年代席捲美國校園的反戰運動、黑人民權議題，打造了劉大任的『運動員』體質」。由是觀之，劉大任早期受民族主義影響，體認知識份子之責任重大—為民發聲，然而，隨著保釣運動的落幕，劉大任體悟理想主義的破滅，爾後，運動價值觀跳脫民族主義的束縛，從而尋求另一個生命出口。

從劉大任的生平行誼與文學創作中，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積極的保釣份子，因為自覺而無所畏懼，即便體悟理想的幻滅，也決不飄蕩在虛無(nihilism)或犬儒主義(cynicism)的窠臼中，其由激昂革命到淡泊自省，將對運動的價值觀點化作行動實踐。故而在其運動文學創作中，我們能感受到劉大任「臨陣(preparedness)」的勇氣，還有一種「老兵不死，亦不凋謝」的生命韌性。

參、劉大任的運動價值觀

價值觀(values)係指個體選擇評判人、事、物的適當性、重要性、社會意義性時，所依據的價值標準（張春興，1996）。本節探討劉大任的運動價值觀，包含對運動員的定義、運動員的價值、運動的民族主義，以及運動的人生寫照：

一、運動員的根本定義在面對挑戰

劉大任在〈不敢嘲笑喬丹〉一文中，對於喬丹投入棒球運動，讚許他面對挑戰的勇氣與決心，同時對運動員做了以下的定義和比喻：

運動員的根本定義就是面對挑戰；就好像人的根本定義就在於面對死亡一樣。

沒有挑戰就沒有運動員；沒有死亡，也就沒有了人（劉大任，1995，33頁）。

誠如所述，劉大任雖置身「文人」的世界，卻身懷「武人」的靈魂。比起運動場上的輝煌成就，劉大任更崇尚運動員的奮戰精神，因而對運動員的根本定義就是「面對挑戰」，那挑戰不只在於「與他人競爭」，更在於一種「自我奮鬥形式」的理想實現。再者，

¹ 1989年，劉大任遠飛德國觀看第四十屆世界桌球錦標賽，有感而文（後記註明為1985年，應為誤載），原刊登於1989年4月5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後編入《強悍而美麗》一集。

² 自1995年出版《強悍而美麗》之前，劉大任共出版9本書（包括5本小說、2本評論、2本散文），惟此著作屬體育運動專書。

劉大任（2002，37頁）認為「優秀運動員不是一天造成，也不是一次勝利可以保證」。因此，運動員面對挑戰，常如人類面對死亡，從這樣極端而絕對的定義中，以窺見劉大任推崇運動員一身泰然，和永無畏懼的生命力。

二、運動員價值在於自我實現

隨著職業運動的興起，劉大任認為國際競賽中，業餘運動已經蕩然無存，運動員活躍於場上，如果不是為了自我證明，便是為了名利，又或者在二者兼俱的情況下，逐漸迷失了自己：

一名天才型運動員，加上一些做秀的本錢，不消三、五年工夫，就生活在深宅大院，豪華園林與香車美人的世界。運動員的好萊塢化，成了八〇年代職業網球界趨之若鶩的風氣。運動員不再關心運動精神，相反，講的是騷包花俏酷，變成了太陽眼鏡、球鞋和各種各樣商品的代言人、促銷員（劉大任，1995，85-86頁）。

劉大任感慨職業運動中，扭曲運動員價值觀的商業誘利，他認為體育運動必須與政治、商業或生產活動劃分清楚，雖知其難，卻不因難而默許，仍期許運動員朝這方面努力：

在這個世界上，你就愛一種東西，你就在你愛的這個東西裡把自己練到完美，練到無懈可擊。你因此尋得滿足，此外的一切其實無足輕重（劉大任，1995，86頁）。

從劉大任的文學創作中，不難發現他對於體育運動中，一種形而上的嚮往。他認為運動員在自我追尋的過程中，只需對自己負責，運動員價值乃在於自我實現，特別是對於卓越和完美的追求，而關乎運動員在訓練或比賽時的堅毅，則源自於對運動的熱愛，那往往是金錢所無法交易而得的。

反觀質之，職業運動員追求的是單純的自我實現抑或名利之益？而追求名利又是否為自我實現之一隅？或許，在名利雙收之外，運動員同樣為了自我實現，轉而尋求職業運動之挑戰，進而造就職業運動的觀賞價值，而銜以商業之手段，更間接推動全民運動之熱潮。因此，即便無業餘運動之發展，也不代表業餘精神之泯滅，職業運動究竟有無正面價值？運動結合商業有無正面效益？是劉大任論述未盡之處。

三、運動要超越民族主義

劉大任身為積極的保釣份子，對中國文化的種種議題特別關注，而對日常生活中所反映的民族主義更為敏銳。劉大任反對體育運動與愛國主義掛鉤，他在觀賞網壇名將張德培的比賽後，對於中國人在運動場上的民族情結撰述如下：

黃種人，特別是中國人，這一兩百年裡，積壓了多少挫折、怨恨、憤懣與恥辱，誰不想找個機會把這種心理的深層創傷，隨關愛的鮮花，一古腦兒捧給一位在國際體壇上揚眉吐氣的英雄同胞（劉大任，1995，96頁）？

國人之間如此「命運與共」的感覺固然不是壞事，但背後的支持因素，若非來自對運動真善美的切身感動，讓運動成為宣揚國力的工具，讓運動員肩負民族主義的壓力，

對成爲「工具」的運動員而言是不公平的。劉大任認爲：

運動員的心，只應該放在自己的事業上面。他不必也不該負擔你我的情感或問題，更無須考慮『卓越』以外的任何利益，不論商業或政治（劉大任，1995，96頁）。

劉大任批判中國人的民族情結，認爲運動應放眼世界，超越民族主義的束縛，讓此種命運與共的感覺昇華。他強調運動員只爲支撐起自己的世界，對自己負責，而觀賞者能在運動中，擁有真善美的切身感動，這樣超越民族主義的過程，才算是體育運動的真諦。

四、運動是人生的寫照

運動是人生的縮版，源於運動與人生有極相似的屬性存在，生命中所感受到的追求與進步...限制與無奈，在運動中也能夠有所感受（周育萍、劉一民，1997）。在運動場上的理想與現實，將運動員的心理素質與人生態度逼上臨界，乃至於體現人生得失的各種縮影：

運動員的情緒控制、智力判斷、意志品質，甚至可以說整個人的精神組織，都面臨瞬間定成敗、剎那決生死的極限考驗（劉大任，1995，128頁）。

基於此，劉大任將運動結以文學，以運動反映人生，以致於運動化爲人生寫照，不無道理。譬如他寫高爾夫運動：

自己設定目標，你要求自己隨時保持平衡，發揮最佳競技狀態，在天與地之間，在有或沒有人的情況之下，你誠實面對成敗。十八洞就是你的一生，除了這個親身體會的過程，其他一切都毫不相干（劉大任，2002，21頁）。

譬如寫〈黑就是美〉，談黑人對美國三大職業運動（籃球、棒球、美式足球）之貢獻，亦涉及當代背景下的種族爭議：

如果沒有黑人，美國這三大職業運動項目，便得垮台，百分之八十的運動員沒有了，就是不垮台，剩下的味道，也變成了白開水。...「黑就是美」不是我的論斷，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口號。這句口號的誕生，有一個艱難痛苦的歷程...（劉大任，1995，58-59頁）。

此外，尚有寫政治—〈何智麗的故事〉，談運動的個人主義與國家意識之轉變；寫文化—〈金牌金牌金牌〉，批判中國人在功利主義下的體育文化；寫人性—〈惡戰〉，記述 NBA 球員，身處競賽壓力之下的掙扎與得失。劉大任的運動文學結合球迷與文學家兩種角色，把運動帶入人文關照，呈現運動員面對生命的各種態度（林燕珠，2000）。羅皓文（2005）針對劉大任的運動散文深以研究，推崇其文學創作能挖掘運動之外更深層的人生問題，將運動當成人生，充分展現人生關照的深度層次。唯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將人生議題與文章段落逐一對照。

綜觀劉大任的運動文學之題材與意象繁複，將身體至心靈至人生等議題發揮極致，其觀察運動與人性之洞澈，嘗試將人生百態與運動情境相結合，幻化爲人生的寫照，發人省思。

肆、劉大任的運動價值觀之實踐

劉大任從小熱愛各項運動，並將個人的運動價值觀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做為運動家精神的實踐者、對中國人的運動文化之批判，以及投入運動文學創作等。茲分述如下：

一、運動家精神的實踐者

劉大任的運動家精神是終其一生地貫徹，年輕時對政治運動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毫無畏懼，此後的運動家精神更體現於體育運動和文學創作兩方面。

在體育運動方面，劉大任曾為了深造桌球技藝，數次走訪大陸，尋訪名師，苦練出文化圈幾乎無人可擋的橫拍兩面拉攻，即使在受傷之後，仍持之以恆。他曾寫：「快樂莫過於，反手拉出一個漂亮的上品弧圈球。（劉大任，1996，243頁）」³。年逾半百後，劉大任轉向高爾夫運動，甚至參加訓練班，其對運動之熱愛與積極投入，可見一般，嚴然實踐一種面對挑戰的運動家精神和自我實現的運動員價值。

在文學創作方面，劉大任認為寫作是一種緩慢而深化的自覺過程：「寫作者應該像運動員...在意識、無意識與潛意識這三個相互獨立又不免重疊的面向裡往返衝刺（劉大任，1996，7-8頁）」³。唐諾³形容劉大任「是個認真、耿耿一念、一輩子做什麼事都直接把整個人押上去的了不起創作心靈（劉大任，1995，13頁）」³。誠如所言，劉大任的運動家精神—認真積極、持之以恆、自我追尋的人生態度等，也實現在其文學作品中，那如運動員生命力般的創作信念，仍不遺餘力地揮灑著。

二、中國人的運動文化之批判

劉大任除自身熱愛體育運動外，亦因身處運動文化昌盛的美國紐約，累積多元獨特之見解，善於由運動現象詮釋運動文化，並從運動文化中，反思國家、社會的種種影響。林燕珠（2000）指出劉大任善於比較東西方不同的社會文化情境，使他在運動文學的文化觀察中，能超越既有的文化侷限，而採取超然的對照觀點。我們大致可以從以下的文章脈絡中，解析劉大任對於中國人的運動文化之批判：

中國人一貫歧視身體。肢體語言是中國文明的死角...看漢民族舞蹈，彷彿成了身體障礙。而須在身體以外如衣帶、水袖之類附加物的線條舞動上去體現精神意義。體育運動在中國人的頭腦裡，當然就更形而下的了（劉大任，1995，120-121頁）。

在我們的頭腦裡，體育運動本已不登大雅之堂，尤其對老一輩的中國人而言，體育不過是一種健身活動，而健身充其量也只能看成更高層次活動的一種準備手段，例如救國，或長命百歲（劉大任，2002，48頁）。

劉大任（1995）更在〈金牌金牌金牌〉一文中，指出中國人的體育文化是一種「極少數人苦練而絕大多數人看熱鬧的文化」。就其仍停留在「賭國仇城」階段的特點有三：（一）提倡和獎勵體育運動的大人物，將勝利作為洗雪國恥，顯示國力的重要方法，思

³唐諾，本名謝材俊，1958年生，台灣宜蘭人，台大歷史系畢業。

想上具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二)體育政策大幅傾斜，著重競技體育之成效，卻將全民體育棄之不顧。(三)體育活動非生活的必需成份，只是妝點門面的生活點綴，體育報導也成了只重成績不重本質的花邊新聞。再者，針對臺灣運動文化，劉大任認為無論在硬體和軟體方面，臺灣還在搖籃階段，雖號稱已開發國家，但在運動文化方面仍屬落後；在解決之道上，劉大任認為「臺灣人如果把花在大吃大喝方面的精神與物質資源的一部分，投入公共設施和軟體建設，運動文化也許有起飛的一天（陳祖彥，1996）」。

綜觀以上，劉大任由於跨文化(cross-cultural)的人生經歷，認為運動應放眼世界，他反對民族主義將運動做為彰顯國力的工具，造成競技體育與全民體育的失衡現象，更明確指出臺灣運動文化之落後，種種批判，可謂一針見血。然而，中國人以「體育」作為宣揚國力之工具由來已久，運動中「形而上」的精神意涵受到漠視，並非單從政策批判可以見效。劉大任長年居處外地，對於臺灣的運動公共設施和軟體建設未必有全面之認識，就其相關文獻，對中國人的運動文化之批判雖然論點深刻，但具體建議之著墨甚少，只是瑕不掩瑜，劉大任意指民族主義與功利傾向的「金牌」迷思，確實提供不同的省思角度與借鏡。

三、運動文學創作

劉大任除了自身投入運動領域，還善於側寫運動場上的精神面貌與文化內涵，從而成為運動文學創作的實行者。羅皓文（2005）指出部分作家將運動文學視為茶餘飯後的閒聊，自覺難登大雅之堂，有的流於運動報導式作品，僅能在體育新聞中尋找蹤影。鮮少有作家如同劉大任一般有持續精進的創作力，不但愈寫愈渾厚動人，且愈寫愈專業深入。

劉大任認為「一個國家必須先建立運動文化，才談得到運動文學。運動文化形成，運動文學自然應運而生（陳祖彥，1996）」，其之所以創作運動文學，乃源自於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突破，以及對於運動文學的深深期待：

傳統中國文學幾乎沒有「運動」這兩個字，運動文學對我們而言，是個新文類。

我的夢想是：有一天，讀者大眾不必再到副刊去找運動文學，體育版甚至新聞雜誌都可以是運動文學經常發表的園地（劉大任，2002，18頁）。

自1989年迄今，劉大任的運動文學創作多不勝數，主要以「隨筆」的散文形式呈現，而非流於思辯或論證之形式，讀之頗引人入勝；而專業術語之運用，也顯示劉大任對體育運動的深入研究與觀察。詳讀其文，得以發現劉大任的運動文學有十分獨到之處，其分析不僅專業，且用詞簡易而廣為大眾所理解，譬如在描述與比較不同運動項目時：

在高爾夫球場上，運動員必須自己觀察形勢，擬定作戰計畫並獨立執行。作戰的成敗也完全由自己一人負責。這是唯一一個自己作戰、自己裁判、自己處罰自己並忠實記錄成績的運動項目（劉大任，2002，158頁）。

籃球運動員，可以說百分之八十靠的是天才...身體隨著多年鍛鍊出來的本能運動...。打棒球可不能這麼隨心所欲。棒球是一種相對靜態的遊戲，大半時間你是被動的，當你站在打擊位置，百分之九十九，你不知道別人將怎麼對付你，

當投手出手時，你最多只有零點二秒時間決定是否和如何揮棒...（劉大任，1995，32-33頁）。

在描述運動競賽時，擅於記述運動場上的種種畫面，有如慢動作重播，其手法細膩，文字具有視覺效果，富涵節奏感與臨場感，將運動中稍縱即逝的力與美化為永恆：華格納(Jan-Ove Waldner)...大板前沖弧圈球，已經拉到了正手位台角，角度更偏，眼看這一球，就要飛走，但是，江嘉良也飛起來了，一記漂亮的快手正帶，球過了網，江嘉良的右腳才落地，華格納呆了，連拍子都來不及伸出去...（劉大任，1995，132頁）。

而對於運動員的心理意念，從以下觀賞美國職籃(NBA)的運動書寫中，充分表達一種身為運動員的天真和單純的敢愛敢恨：

雖然你看見匹彭(Scottie Pippen)曾經飛起灌籃，順手把防守他的尤恩(Patrick Ewing)推倒在地，並撒開兩腿從躺在地上的尤恩頭上走過去，你也看見第七場公牛徹底崩潰後，匹彭主動向前，擁抱尤恩，並祝他繼續前進，實現他一生的夢想。你不能不產生一種不可制約的震顫，心裡說，也許，這就是美（劉大任，1995，40頁）。

劉大任以文學家的專業素養書寫運動員的堅毅身心之表現，表露運動員細膩的情感和磅礴的氣勢，充分展現「運動」的力與「文學」的美，及其運動文學作品中的人性、文化與民族議題，對運動所做的人文關照特別突出，更而呼應前文所述：「運動員的根本定義」，「運動員價值」，「運動要超越民族主義」，以及「運動是人生的寫照」等價值觀點，在此不加贅述。

伍、結論

劉大任活躍於文壇，是台灣運動文學的開路先鋒。經由對運動的熱愛和跨文化的人生歷練，劉大任的運動價值觀具有宏觀之見解，並體現於個人之實踐。

就其「運動員的根本定義在面對挑戰」與「運動員價值在於自我實現」等價值觀及其實踐，造就他在文化圈的體育運動及文學創作之優異表現；對於「運動要超越民族主義」，實踐在其對中國人的運動文化之批判，並期許跳脫民族主義與功利主義之束縛，而能在運動中擁有真善美的切身感動；而「運動是人生的寫照」，則體現於運動文學創作—《強悍而美麗》、《果嶺上下》等書，得以一覽無遺。

然而，劉大任限於體育運動之專業視野，抑或對於臺灣地區的體育運動文化未能有全面之認識，正反觀點之反思闕如，諸如：職業運動究竟有無正面價值？運動結合商業有無正面效益？運動員自我實現的多元性？臺灣體育運動發展的軟硬體建設之批判...等，其對於中國人的運動文化之批判雖多，然具體建議之著墨甚少，是劉大任論述未盡之處。

總結以上，劉大任的運動價值觀及其實踐上，堪為「運動家」典範，其在觀點雖未能全面，但對於傳統文學之突破，帶給運動文學創作者之影響甚鉅，而運動的價值觀點和實踐精神，則對於體育運動之人文貢獻良多，至此，吾人均予以高度之正面評價。

參考文獻

- 王開平（1997，11月10日）。運動健將與生活哲學家—訪小說家劉大任。聯合報，46版。
- 李詩蘋（2004）。談台灣「運動文學」。學校體育，14卷3期，64-66頁。
- 周育萍、劉一民（1997）。超越底限—以當代生死觀點談運動。體育學報，23輯，13-24頁。
- 林燕珠（2000）。劉大任小說中的家族與身族。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中市，國立中興大學。
- 張春興（1996）。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台北市：東華。
- 陳祖彥（1996）。「運動文學」外一章—劉大任答客問。幼獅文藝，509期，23-26頁。
- 焦桐（1998）。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一九七七～世紀末）。台北市：時報文化。
- 劉大任（1993）。劉大任集（陳萬益主編）。台北市：前衛。
- 劉大任（1995）。強悍而美麗：劉大任運動文學集。台北市：麥田。
- 劉大任（1996）。無夢時代。台北市：皇冠。
- 劉大任（2002）。果嶺上下。台北市：皇冠。
- 羅位育（1997）。運動文學的虛構與寫實。幼獅文藝，521期，65-67頁（羅位育主講，張麗麗記錄整理）。
- 羅皓文（2005）。劉大任運動散文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羅智成（1996）。運動如何成爲文學。幼獅文藝，506期，19-21頁。

A Vanguard of Sports Literature: Daren Liu's Views of Sports and Its Practices

Yi-jung Chen¹, Tsung-chin Wang¹, & Shi-en Chen²

¹Graduate Institute of Applied Sports Scienc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²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Daren Liu (1939-), a star in the literary area is a trailblazer of sports literature in Taiwan. This study used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compare his literary works with other related literatures to understand his values of sport, presenting a neutral appraisal of his views. There are four propositions in Liu's sports values. First, the definition of an athlete is to face the challenge. Second, the value of an athlete lies mainly in self-achievement. Third, the athletics needs to surmount nationalism. And finally, sport is a portrayal of one's life. Regarding the practices, we can catch the outcome from the practice of individual athletic spirit, the comments about Chinese's sports culture, and the sports literary works (especially from the book *Intrepid but Beautiful*). In conclusion, both the views of Daren Liu's sports values and his practice are typical model of "athletes". Although he is not comprehensive in sports values, he has a great influence to many sports literary creators, regarding having made a breakthrough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e views and practices of his sports values also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humanities. Therefore, researchers give highly and positively regarded in this study.

Key words: sportspersonship, "Intrepid but Beautiful", "Up and Down"